

都市
DUSHI
MIQING
情 骇

轻颤栗

QING ZHAN LI

暗夜
／
著

开彼岸时，只一团火红，花开无叶，叶生无花，
相念相惜不得见，独自彼岸路。
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开到荼蘼花事了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都市
迷情
骇



轻颤栗

QING ZHAN LI



暗夜 / 著

花开彼岸时，
只一团火红，
花开无叶，叶生无花，
相念相惜不得见，独自彼岸路，
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，
开到荼蘼花事了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轻颤栗/暗夜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127 - 7

I. ①轻… II. ①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8626 号

轻颤栗

作 者 暗 夜

责任编辑 朱智毅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233 千字

印 张 9.5

定 价 25.00 元

目录

Content

■ 情比金坚/1

如果说红妮的美是明清时代的仕女图，高雅清远，那黄丽则是日本 AV 女郎，香艳浓郁。红妮适合远观，而黄丽更适合褒玩。

■ 死因不明/11

“肯定是只出来觅食的野猫或者狐狸。”向南想到这里，笑了笑，继续向前走。他没有看到，那个影子在他转身离开之后，又轻轻地滑出了桥墩，似乎在对着他的背影轻轻地张望。

■ 谁站在那/22

她感到耳朵痒痒的，一股温热的血液已经从她双眼涌出，左手的动脉破裂，脸上的皮一点一点地撕去，一点一点地疼，深入骨髓，她痉挛着，晕了过去。

■ 食肉小白鼠/32

令我奇怪的是，孙橙做爱的动作生涩异常，这与她的外表大相径庭，我以为她会是欲求不满的那种类型。这是个奇怪的女人，做过后倒头便睡，与我听到的女人做爱后渴望交流完全不符。

■ 接近死亡/42

我头皮发紧，血液在太阳穴急剧冲撞，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。我竭力稳住自己——结束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张绮丽，你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要得到你。

■ 玫瑰花瓣/52

成杉从卧室里搬出足有半人高的油画画册。镶金嵌玉，精美异常。他一张张给元麒翻开古希腊美女的裸身画像。那些触目惊心的肥胖裸体在元麒看来可笑而愚蠢，却正是成杉眼中的绝美。她疑惑着想起子佩风摆杨柳的赢弱。

■ 人皮娃娃/61

我躺在浴缸里，还在想他，想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情景。爱情诞生在那个浪漫的午后，我去看一个民间剧团的皮影戏演出，于文松就坐在我身旁。我们都喜欢这种另类的艺术，一起笑，一起叹息，就好像早就认识一般。

■ 死亡人鼓/70

可是，一到了床上，她就像一个脱去画皮的鬼魅，现出了另外一张面孔。那时她的美丽像是被黑夜镀上了一层奢靡的金边，充满了诱惑和鼓动。我被这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，不能自拔，心甘情愿地离开打工的单位，过来帮助她打理生意。

■ 蔷薇花下/80

我努力按捺着一颗快要发狂的心，缓缓站起来，抱住了他。他僵硬的身体慢慢变得柔软，他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，低低喊着小召的名字，有眼泪滴落在我肩头，渐渐凉去。

■ 三根手指/89

张史义点燃烟，狠狠地抽了几口。做了很多手术，张史义早已见惯了那些恐怖的场景，然而脑中却总是挥不去那两截手指。光洁细腻的皮肤，尖尖的红指甲。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女子。

■ 情迷香味/99

王小贝狞笑着吐出了一块肉，然后将手指插进了自己的嘴里。手指再伸出的时候，全是鲜红的黏液——那是林小幻的血。

■ 水池秘密/109

身边突然死掉两个熟悉的人，我有点害怕。静静地看着池塘中的宝贝，那些活色生香的精灵却是无忧无虑。忽然之间，我发现自己梦寐的宝贝——昭和三色，竟也混迹于此。

■ 午夜车祸/119

留在解剖台上的尸体，看起来像一块被扔掉的香蕉皮。助手开始缝合尸体，以等待前来认尸的家属。

■ 欢爱有毒/128

林声另有所爱，我只能离开。但我不能哭丧着脸离开。我要笑靥如花地陪伴林声度过最后几天。我高高兴兴地陪他看戏，跟他喝酒，同他做爱。我隐藏我所有的悲伤，陪他醉笑三千场。

■ 谋杀强迫症/138

正在我疑惑间，我看到地上的红色区域越来越多起来，被水一冲，淡淡地流淌着，很快就占据了整个浴室的地面。抬头看向喷头——已然下起了“红雨”。一丝冷意从脚底麻开。

■ 护士疑云/150

这个奇怪的梦，仿佛是向米小安暗示着什么。米小安害怕极了，如果真的是丰林撞死了贝宁和他的妈妈及弟弟，那么这一系列奇怪的事会不会是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先兆？

■ 背后杀机/160

送喝醉的女人回家，那是好男人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想我是个好男人，但面对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，这个已经离异的寂寞女人，我的顶头上司，我有点非分之想。

■ 古怪商场/171

她着了一身素白的戏服，扬起水袖，旁若无人地当街唱起。明明隔得很远，黄双林却听得真切，是《嫦娥奔月》的唱段：轻飘飘，身若游云慢扶摇。千万缕情丝，夜难消。忍情郎，偷服下仙丹望天宫飘飘。人叹是人生苦短，过眼云烟。却又道只羡鸳鸯不羡仙，生若能共枕同眠，又何必天上人间，苦缠绵。

■ 天赐良机/181

命运真是不公。它赐予他人的是处处机遇和艳遇，是夜夜灯红和酒绿；它赐给我的却只有艰辛与束缚，是河东狮吼与枯槁的脸。四分钟！只要他有四分钟勇气，就可以改写人生。

■ 绣楼深深/191

就在张飞扬心跳不已时，昏暗的屋子里突然传出一声轻叹，幽怨而深沉，似是一个女子的声音。旋而，四下静极了。张飞吓得头发倒竖。那声音真真切切，分明就是一个女人的叹息声！

■ 林白的手/201

小青一改平时温婉的形象，突然性情大变，用力撕扯林白的方向盘，恐怖的尖叫，脸因为过分激动而扭曲，像极了蜡像馆里变形的人物雕塑，冰冷、阴森。漆黑的夜，深色的车在幽长的马路上呈S形行驶，幽灵一般浮动在空旷的马路上。

■ 镜上的血/211

我关掉电脑，电脑里诡异的照片和凄惨的声音让我不安。难道于菲得知了我的行踪？我看了下表，午夜12点20分，窗外夜色如墨，正是鬼魂出没的时刻。只是，我从不怕鬼，我怕的是女人的纠缠。我想，我该换个新QQ了。

■ 爱之幽灵/221

在只有两平米的狭小空间里，数以百计的老鼠堆叠着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听到门外的声响，互相踩着同伴的身体四处逃窜。在这层层叠叠的老鼠之间，有一个男人，骨瘦如柴，身体的很多地方都在腐烂，乌黑的眼窝里，一双眼睛正透过门缝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
■ 意外死亡/229

女人们认为怀孕是婚姻的开始，她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很多男人逆来顺受，接受命运为他安排的婚姻、女人、孩子。但杨品宇不会，他要把握自己的命运，他认为怀孕是恋爱的结束——他要结束与陈颖的恋爱。但她寻死觅活、哭哭啼啼，就是不愿意断绝关系。

■ 错位游戏/237

一阵寒意爬上背脊，我敛气屏息竖起耳朵，慢慢抬起头来。一张苍白的脸像鬼一样出现在前方镜子中，形容憔悴，枯槁，两眼空洞无神，披肩长发，白色长裙，裙上的那些暗红血迹，像一朵朵巨大又诡异的花，触目惊心——是另一个我，站在我的身后！

■ 红色水仙/245

梦中，隔壁女孩穿起那红色睡衣向袁安浅笑迎来，性感而有着一股令人勃发的媚态。袁安张开双手，可是当女孩来到眼前时，却幻化成一朵巨大的水仙花，张开血盆大嘴，射出红色浓稠的黏液，一股扑鼻的血腥气扑面而来……

■ 隐匿情人/252

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肯定，大约就是肯给予她婚姻，更何况是从秦生这样的浪子的嘴里说出来，他曾经扬言要一辈子独身，只谈感情，不谈婚姻。

■ 蔷薇之谜/262

虽然对宋子宣的爱总会因为掺杂了太多的色欲吸引而不免齷齪许多，但我真是如此依恋他的气息，依恋等待他来临时的那种狂乱心跳的感觉。爱他，情多一点，还是欲多一点，我无从知晓。

■ 处女红/271

我看到床单上刺目的鲜血，像一朵攀附的花，开得那样妖艳，也深深地刺痛了我。在那之前云还是个处女。我知道她一定毫无快感可言。四年前在这个床上刘学把第一次给了我，如今云在这个床上变成了他的女人，为他付出了疼痛和鲜血。

■ 画廊殇/280

他长时间地抚摸我。时间长得像一个世纪。我赤裸着身体在他的手掌下开放，陌生的爱抚让我的恐惧大于快感。我等待着一个女人的开端，闭着眼睛，看不到他的表情。他的手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游离，然后忽然停了下来，替我披上衣服。

情比金坚

从那天起，他一看到不锈钢制品就会产生各种幻象，工作的时候也经常无意识地让钢水多次回炉。

幻觉

秋意愈来愈浓，阳光愈来愈吝啬。他每天辗转在房间里，烦躁得像个失去了方向感的陀螺。在床上耽搁了良久，终于下床来。

漱口杯是红妮从香港带回来的欧洲品牌，不锈钢质地，式样简洁设计独特。他刚注入清水，不到几秒，原本清澈的自来水便从杯底生出丝丝缕缕的殷红，不多时清水便弥漫成一杯鲜红的血浆。

他愣了好久，不知不觉中冷汗湿透了衣服，换了个塑料杯子，

同样的水龙头再同样接下一杯水来，瞪大眼睛看着，三分钟过去了，依然清澈见底没有变化。把不锈钢杯子里面的水倒了，他深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：不要紧，大不了从今往后再不用不锈钢制品。

其实不仅仅是杯子，就连用不锈钢饭盒装便当，他也能从清淡小菜中吃出浓重血腥味来。或许他是患了不锈钢制品恐惧症，看见的一切都不过是他的幻觉。可他每次都会被那红色吓得头皮发麻，那如血的殷红如此触目惊心，留在水池里的残迹用纸去擦那纸也会被染红，似乎还带着些许血腥味，真切得竟完全不似幻觉。

可是，红妮却看不见这些，虽然他们一样使用这些东西。

如果一定要一个解释的话，那就是，他见鬼了。

红妮看见的，只有他苍白的皮肤和惶恐的眼神，她会温柔地说：“要多休息，别为工作伤了身体。”

失踪

一夜梦魇后又是新的一天。他揉了揉绷紧的太阳穴，已经很久没有妥帖的睡眠了。鞋柜那里红妮放鞋的位置已经空了，看来今天不须仰视她。

如果美丽也是一种势力的话，不能不承认他臣服于红妮的势力，更何况她的父亲是他们这个千人大厂的党委书记。所以，在红妮面前他是卑微的。她不但美丽还有美丽以外的东西，她出门时的皮鞋都是他蹲下为她扣好。

每天，至少有一次，他会这样仰视她，虽然她并没要求过，但他能为她付出的也仅此而已。他经常不自信地揣测，红妮到底是爱上了他的什么。

彼时，她身边有位气质出众的医生，一对璧人，他们不论走到哪里，都能收获不少艳羡的目光。他只是她裙下众多倾倒者之一，

默默地追求着那几乎不可能降临的爱情。他不过是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孤儿，工龄不过三年的小工程师。

幸好，那样优秀的男人总是难守的，渐渐地红妮开始向他倾诉关于爱的困扰，直到那位医生离她而去，他的努力开始有了结果。红妮竟然真的和他在一起了，在旁人的惊诧中，挽他的手，微笑。

可是，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彼时那么诱人了，黄丽出现时，他发现了自己的软肋。

昨天红妮关切地问，何时开始有幻觉和梦魇？她问得仔细他却支吾了良久，其实是从黄丽失踪那天开始的，不过，当然不能让红妮知道他的生活中还有另外的女人。

如果说红妮的美是明清时代的仕女图，高雅清远，那黄丽则是日本AV女郎，香艳浓郁。红妮适合远观，而黄丽更适合亵玩。

他们经常在晚上加班时间藏匿于巨大的无人的炼钢房，在尚存余温的角落里玩到登峰造极销魂蚀骨。巨大的钢铁架构下，铁灰色的坚硬更凸显她娇小白皙的身躯，一次又一次，他们尝试着出轨带来的欢愉。

她是那么柔软，只轻轻一碰就软成了水，一波一波荡漾在他身上，他再用力些她便会像水草，丝丝缕缕地纠缠，令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。

可是，她已经在他的世界消失两个月了。失踪前一天，她办好了辞职手续，有人看见她收拾了所有行李，没有人知道她会去哪里。

魂魄附身

红妮晚上回来的时候带来些安神药，“亲爱的，真不想看到你再憔悴下去了。”她的声音柔得像只小羊，甚至殷勤地为他倒来清

水看他饮下。这样熨贴的温柔让他很是受用，心便有些飘飘然。

许是喝多了水，半夜三点他就醒来了。

奇怪，原本睡在身边的红妮此刻竟然不在床上。空气里有股浓郁的香气，像极黄丽身上的劣质香水。随那香气寻去，在隔壁房间的穿衣镜前，他看见红妮在月光下梳着头发。

她慢慢地，一下一下地梳着，那动作让他想起黄丽，欢爱过后她会这样梳被他弄乱的头发，她是长长的大卷，一边梳还一边说：“一梳梳到底，二梳到白头……”她的家乡是江西，那里的女子出嫁时都这样梳头。

天！他倒吸一口凉气，红妮分明是齐耳短发，可为什么梳头的动作却仿佛头发很长？她手一直梳到腰际。他情不自禁往她的身后靠拢了一点，想看清点，说不定刚才看见的又是幻觉。镜子中的红妮，闭着眼睛，嘴巴却一张一合喃喃自语。

他再靠近点，原来她是在说话，他像被人敲了一闷棍，她说的正是：一梳梳到底，二梳到白头……而且带着纯正的江西口音。

莫非她被黄丽的魂魄附身了？不，他告诉自己，世界上没有鬼魂，可能仅仅是梦游而已。红妮梳完了头发慢慢走向卧室，躺下睡觉。他尾随着看着她做的一切，有些忐忑。直到没有再发现其他动静他才放心去了厕所。

黑暗中他对自己说，一定不是附身，肯定是梦游。如果是附身，她何以这样就罢了手轻饶他？不知道是不是又跳闸了，没有电，连灯也不能开。摸黑走进卫生间，释放完绷紧的小腹，他洗手。

突然，水流的声音被一个女声打断：“亲爱的，我已经听你的话辞职了，我乖吗？”

是她的声音，距离他不到三厘米。他的心狂跳，不敢回头，只慢慢把视线向上移，镜子在惨白的月光映照下，浮现出一张熟悉的

面容，长长的头发掩映下正是黄丽的眉眼。

她的口气，像一股冰冷的阴气附在他的耳根，那么凉，像极寒冰。她的眼神雪亮，如两把寒光凛凛的匕首，从镜子里朝他射来。

莫非黄丽真的来了？他双腿一软晕了过去。

婴孩

“怎么，你会睡在厕所里？”红妮的声音把他唤醒，“看来要加大点安神药的剂量，你在梦游，医生说睡眠质量非常不好的人才会梦游。”

费力地睁开眼睛已经是大白天。他爬起来，洗了个脸，希望能打起精神来。他告诉自己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是白天。

镜子里，他的眼圈不但发暗，还带着青紫的颜色。同事们暗笑，说他刚结婚太不知爱惜身体。他只能苦笑，小时候隔壁帮人看相的李伯告诉过他，这样的眼圈可能是撞邪了。只可惜他当年没有教他如何破解。

想着那阴郁不散的血红，昨夜见到的黄丽的鬼魂，他精神濒临崩溃。今天市里领导来视察工作，可他就在他们眼皮下面把本来要浇铸冷却的钢水重新回炉。

本来他是为新来的实习生做示范的，他们都偷笑，领导当面不发作但是脸色铁青。

其实，这个错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，这个错让他失去了这个月的所有奖金。没错，这事也是从黄丽失踪后才发生的。

晚上，拖延许久，最终不得不把自己送上床，他害怕闭上眼睛将重复那个冗长的梦魇。

午夜时分，血淋淋的小婴儿被长长的脐带连着，逐渐下降至他头上，婴儿的啼哭像饥饿的小猫，哭着哭着开始胡乱挣扎。

不多会儿，婴儿竟然咬断了脐带掉到他的怀里。婴儿不停翻滚，血像汗一样不停从皮肤下面溢出，床单上，满是猩红的图岸。许久，那孩子终于累了，停下手脚，在他身边看着，眼睛里却没有黑色的瞳仁。整个梦境他都不能活动，就像被钉死在床上一样。

终于，他瞪大眼睛将近一个小时后，疲惫地合上了眼睛。梦魔依然，不过这次那个婴儿瞪着血红的眼睛开口对他说话了：“爸爸，我热。”

他一惊，试图用手把他推开，和那孩子皮肤接触的地方竟有被火灼烧一般的疼痛。那孩子并不松手，只轻轻扭转头去，他脸的反面原来还有一张脸，光线有些暗淡，他看不清。

突然，那面孔自内而外散发出了刺痛眼睛的金光，那光芒如同被融化的钢水，渐渐幻化成黄丽的脸，她妩媚地笑一如从前，张开嘴，对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好热。”他感觉她的手将他越箍越紧，终于，他喘不上气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？”红妮轻柔的声音将他从梦里拉回现实，她开了灯，光线让他迅速出离梦境。

汗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脑袋像要裂开般的疼。“这次真是病得不轻了，你神经衰弱到说胡话了。”

“胡话？我说了什么？”他紧张地望着她。

“我没听清，刚才睡得太死。”她翻了个身重又睡去。

他略微舒了口气，幸好她没有听到。他真的快要崩溃了，这样痛苦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。可扪心自问，能怪谁呢？毕竟是他亲手把黄丽杀了。

章鱼刺身

黄丽是做售楼的，他和红妮结婚前在她手上买下了这套房子。

初见时，她那带些谄媚的笑甚得他心意，那正是他需要的。于是，两人的关系比那张房产证明落实得更快。

和黄丽在一起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他至今记得黄丽带他去吃韩国料理。那道章鱼刺身是把活章鱼切成一段段的，残肢据说还能活三个小时。黄丽用筷子夹上一块，还在扭动的腕足蘸上芥末和生抽喂进他嘴里。

难以言喻的感觉，细小的吸盘不断吸附住他的牙齿和舌头，他甚至不敢咀嚼就把那块活肉咽了下去，浓烈的芥末味道让他咳嗽，那块肉终于还是被吐了出来。黄丽笑他，当着他的面把一整盘刺身全部吃了下去。

吃完，黄丽媚惑地用粉红的舌头舔着嘴唇，一副满足的小魔鬼的模样。他忍不住扑了上去，她却拦住他的手，如果你要爱我就要做好吃章鱼刺身的准备。他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扑了上去，那是他们的第一次。

黄丽是个起点很低的女孩，她的身份让他感觉自己也会有人仰视，于是他很满足，他觉得黄丽比红妮可爱得多。

可惜，他们注定只能开花不能结果，红妮能让他少奋斗十年，他没有理由不和她结婚。黄丽却意外地怀孕了，他有种被设计的感觉，他原本计划的不过就是玩玩而已，她却一反常态地任性起来，三番两次在他工作的时间也来纠缠。

他终于想起当日黄丽说过要爱我就要做好吃章鱼刺身的准备，那种感觉就是如鲠在喉。他答应给她钱，只要她把孩子做掉和自己分手，多少钱都可以商量。

可黄丽却不肯，态度坚决得让他害怕，她甚至威胁，不论他要不要孩子她都要生下来，到时候她要把一切告诉红妮，得不到他的爱就要毁掉他的家。

他不得不铁了心，想了个干净却恶毒的办法。

黄丽辞职这天，办完了手续打电话给他。他故做温柔对她说，和以前一样，下班后一个小时让她来炼钢房等，然后自己会和她离开这个城市。

在控制室里，他远远望见她，只有两秒的迟疑，然后对准她的位置按下按钮。重达两吨的钢锭刹时砸在了她的头上。当钢锭被磁力起重机弄走后，地上陈列着的不再是那个漂亮的小妖精，而是一滩血肉模糊得分辨不出人形的肉泥，扁平的残肢让他想起那些章鱼刺身，还有些许神经收缩引起的微弱抽搐。连多余的话都不用多说，他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大麻烦，她再也不能来妨害他的前途。

这当然不够，尸体会被发现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把她的尸体投进了炼钢炉里。只消几秒钟，钢水就将她吞噬，连一丝烟都没有冒出来。那炙热如岩浆的钢水即使石头一沾到都会立刻被融化，第十八层地狱的烈火恐怕也就是这样的温度。

整个过程顺利而短暂，完美得像场幻觉，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来过，除了地上的隐隐血迹。可那锅钢水出奇的红，仿佛浸透了她的血，心虚的他于是让那锅钢水多次回炉。

从那天起，他一看到不锈钢制品就会产生各种幻象，工作的时候也经常无意识地让钢水多次回炉。

忏悔

鬼使神差，今天他竟然一个人来到了工厂。空荡的厂房里，似乎还隐隐回荡着黄丽的爱吟。不得不承认，他是想她的，时时刻刻，只有她才真正让他放松，真正有男人的尊严。

真的只有失去才感觉到黄丽的可贵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够代替她。

他所有热情似乎都在那天晚上随着那锅钢水的冷却而冷却